

西山記散文

著 諾 琪
譯 邱



漢口羣力書店出版

西北散記

版權所有

著者斯諾
譯者邱瑾
出版者戰時讀物編譯社
發行者漢口華力書店
漢口保成路長樂里二號
江漢路聯保里十二號

廣州黎明書局
惠新西街二十三號

經售處
重慶
北新書局

華中圖書公司

宜昌新生圖書公司
全國各大書店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初版

每冊實價一角五分

目 次

一 抗日大學參觀記………	一
二 人民抗日劇社的演劇………	一〇
三 「小鬼」——少年先鋒隊………	二四
四 紅軍戰鬥員的生活………	三七
五 保安生活散記………	四七
六 紅軍唯一的外國顧問………	五三

抗日大學參觀記

抗日大學在未改組以前，稱為「紅軍」大學，其中有許多事情，都是空前未見的。

校長是位廿八歲的青年軍事領袖，據說他從來不曾打過一次敗仗。校中有一班修業生，都是久歷沙場的戰士，年齡平均廿七歲，作戰經驗平均八年，受傷平均三次。有那一個學校，因為缺乏紙張而把敵人宣傳品紙張的空白邊當作練習簿的？有那一個學校的學費，包括膳宿制服及其他一切雜費在內，只要十五元大洋一月的？然而「紅軍」大學却竟然如此。

還有一件事情，也是全世界高等學府所未有的，那就是把窑洞作為課室，把磚石作為課桌和座椅，把石灰泥土築成的牆壁作為黑板，把全部校舍築在絕對不受彈轟炸的地方。

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呢？因為在陝甘兩省，除了普通房屋以外，還有許多幾百年
前遺留下來的窑房、佛窟、和堡壘。這種古怪的住所是從前有錢的官吏和地主築來
防備水災、飢荒、和外族侵略的，所以裏面還有儲藏糧食和財寶的地方，足夠應付
被圍期內的享用。那些圓頂的房間，多從堅硬的岩石中挖出來，有些挖得很深，足
可容納好幾百人，而且完全受不到炸彈的攻擊。「紅軍」大學便把這些古代的采地，
作為安全舒適的怪校舍。

我到達不久，就有人介紹我見校長林彪，他邀我對學生講演一次。他出了一個
「英美對華政策」的題目。我很有些躊躇，因為對於這兩國政策，我知道的並不多，
此外，我又沒有能力用馬克斯主義的術語來闡發。但林氏却竭力要求。他說他們自
己會用馬克斯的術語來配合上去的。他請我吃了一頓豐盛的「掛麵飯」，我在感激之
餘，自然不得不勉為答應了。

林彪是河北省一個工廠主的兒子，生於一九〇八年。他的父親因為不堪苛捐雜

我的勸導而破產。但他却得在大學預科畢業而考取了廣州黃埔軍官學校。他在那裏的成績非常出色。並且在蔣介石校長及蔣氏主要顧問加倫將軍的指導之下，學到了高深的政治訓練和軍事訓練。他畢業不久，「北伐」就起來了，於是升為上尉，到了一九二七年，正在他二十歲的時候，又升為張發奎部下第四路國民革命軍的上校。是年八月，國共分裂，他率領他的隊伍加入了賀龍和葉挺所指揮的二十路軍，從事南昌暴動。

林彪與毛澤東，同為「紅軍」之中少數從未受傷的兩個領袖。他在前線身經百戰以上，在沙場指揮十年有餘，其勞苦奮勇，為部下人人所熟知。

一九三二年，林彪被任為「紅軍」第一軍團的軍長，當時該軍共有來復鎗二萬支。他們是「紅軍」之中最精銳的部隊。第一軍團之所以能百戰百勝者，多半由於林氏超特的戰略天才。所以後來我在前線聽到人們對它加以「鐵軍」的徵號，並不足怪。

正像「紅軍」其他領袖一樣，林彪的足跡也從未出國門一步，而且只懂得中國

語文。但是，不到三十歲的他，名氣已經傳遍了中外。他在中國共產黨軍事雜誌如「鬥爭」(Struggle)及「戰爭與革命」(War and Revolution)上所發表的論文，曾轉載於中國、日本、及蘇聯等國的軍事刊物上，有許多人加以研究和批評。他被稱為「短促突擊」戰略的發明家，這種戰略是馮玉祥將軍所極其稱道的。第一軍團的許多次勝利，據說都應該歸功於這種戰略的巧妙運用。

有一天早晨，我同着林校長和「紅大」的教職員們走到保安縣城外不遠的「紅軍」大學。我們到的時候正在運動時間。有些學員在兩個籃球場上拍籃球，有些在黃河邊一塊空場上拍網球，有些在他們原始的「娛樂室」裏拍乒乓、寫文章、讀新書報或做研究工作。

這是「紅大」的第一組，約有學員二百名。「紅大」共分四組，全校學生約計八百餘名。此外，在保安附近同受「教育人民委員會」管理的，尚有無線電、騎兵、農業、及醫藥訓練等學校。此外尚有一個「共產黨工作人員養成所」和「民眾教育工作人

員養成所」。(Mass-Federation Training Center)

聽我演講「英美政策」的學員，共有二百餘人。我大致講述了英美態度之後，就應允他們提出問題來解答。我立刻發現我錯了，那餐掛麵萬萬抵償不了我的窘境。這些要我解答的問題，即使淵博如威爾斯(H.G. Wells)亦將難以應付。例如下面這幾個使我狼狽的問題，你們可有什麼辦法來解答？

「英國政府對於冀察政治委員會的成立，及日軍駐紮華北，持什麼態度？」

「美國的復興運動有什麼結果？對於勞動階級有何利益？」

「日本如果對華開戰，德意兩國會否幫助日本？」

「中日戰爭一旦暴發，日本若無他國之助，能夠支持多少長久？」

「國聯是為什麼失敗的？」

「共產黨在英美兩國，既為合法政黨，為什麼兩國都沒有工人政府？」

「英國反法西陣線的成立，有如何進步？美國又有如何進步？」

「國際學生運動的中心在巴黎，其將來如何？」

「在你看來，李滋羅斯之訪問日本，在英日協定上，能否影響對華政策？」

「中國開始抵抗日本時，英美助華呢助日呢？」

「英美兩國既為中國人民之友，請問為什麼還在中國駐紮兵艦和軍隊？」

「英美工人對於蘇聯作如何看待？」

這許多困難問題，要想在兩小時以內回答清楚，無論有天大本領，也是辦不到的。我在早上十點鐘講起，一直到下午很遲的時候還沒有講完，結果只好不了了之，仍無解決而散。

後來我又參觀各教室，並與林彪及其他教職員談話。他們告訴我一些該校的入學條件，並且給我看各組課程表，這些章程曾經印了許多份暗下分送於中國各處。「凡有對日本帝國主義作戰決心並能獻身於革命者，不分階級，不論政見」，皆得入該校任何一組受學。年齡限制自十六歲至二十八歲，並且「不分性別。」「報名者

須體格強健，並無傳染病及一切惡習。」

我發現實際上第一組的學員，多數是「紅軍」營長、團長、師長，或政治委員之欲受高級軍事訓練及政治訓練者。授課時間共計四個月。按照「紅軍」章程，凡現任軍事長官或政治長官，每從事實際工作兩年，至少必須在「紅軍」大學中受訓四個月。

第二三組的學員，包括「紅軍」連長、排長、班長、有經驗的戰鬥員，及其他由「中學畢業生（或有同等程度者）失業教職員、抗日義勇軍、抗日派領袖、工人運動活動分子」等之中所選錄的新生。「紅軍」經過山西的時候，該省中學畢業生之加入他們者，有六十餘人。

第二三組的授課時間，共計六個月。第四組則以「養成工程隊、騎兵隊、及砲兵隊」為主。這裏我又遇到幾個以前做過機器匠和學徒的人。後來當我離開「紅軍」，防區的時候，還遇到八個從上海和北平來的新生，乘着運貨汽車來加入「紅大」。林

彭告訴我，現在中國各地報名欲加入「紅大」者，有二千餘人之多，不過當時交通實成問題，因為每個學員，都得要化裝以後才能混進來。

「紅大」的學程，各組不同，茲姑舉第一組學員所受的課目於下。政治課程方面，包括：政治智識，中國革命問題，列寧主義及民主政治之史的基礎，日本的政治力及社會力。軍事課程方面，包括：對日戰爭的戰略問題，運動戰（對日），抗日戰爭中游擊戰的發展。

以上各種課程，有幾種有特備的教本。這些教本有許多是在江西印好帶來的，據說當時一家最大的印刷所，僱着八百多個工人。其他課程，則由紅軍領袖或黨的領袖口頭演講，他們所用的材料，多採自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經驗，或利用縣政府檔案、公文、及其統計。

看了「紅大」這些課程，對於「共產黨是否真心抗日」這個問題，就可得到一個肯定的答覆。由此更可看出共黨如何預期並切實準備中國對日「獨立戰」——這戰爭，

他們認爲必不可免，除非日本撤退駐在中國廣大區域上的軍隊。

對日戰爭不是一個愉快的期望。有些旅華的外國資本家，且以此種期望爲瘋狂之舉。但也有些人坦白承認他們並不寄賀中國人，如果當幾百萬中國人民已被日本征服時，不願意一無抵抗就投降，却準備爲爭取自由而拼命。

我們相信至少「紅軍」是完全決心抗戰的，並且在戰幕一開的時候，他們必定站在最前線，這不但可從「紅軍」領袖的言論中，「紅軍」大學的實際施教中，及與國民黨組織「聯合陣線」的建議中看出來，並且在深入「蘇區」的宣傳中，也完全表現出來。

負着此種主要教育使命的是「人民抗日劇社」的許多青年隊伍，他們不斷地來往於「紅區」之間，散佈抵抗種子，促醒農民階級消沉的民族主義。

當我第一次參觀「紅軍」大學之後不久，剛巧遇到這個驚人的劇社一次上演。

人民抗日劇社的演劇

當我同那位邀我去參觀人民抗日劇社演劇的青年軍官一報出發時，人們已經排倒海地向一座由古廟臨時改造的露天舞臺湧來。那是一個星期六的下午，離開太陽下山還有兩三個鐘頭，保安全城的人，幾乎都到這裏來了。

學員、驃夫、軍服廠和鞋廠的女工、合作社和郵局的職員、兵士、木匠、以及攜兒抱女的村夫，都排山倒海似的向河畔一塊大草場上正在演戲的地方走來。像這樣一個與民同樂的大集會，是我們所想像不到的。甚至在附近網珠場上吃草的幾隻山羊，也在那裏湊熱鬧。

這裏既不售票，又無所謂包廂，更沒有特別優待的座位。我看見「中央執行委員會」祕書洛甫、「紅軍」大學校長林彪、財政人民委員會主席林伯渠、「蘇府」主席毛澤東、及其他官員和眷屬，散處在人羣之間，像其餘人民一樣坐在草地上，並沒

有人特別注意他們。不久戲劇就開始了。

舞臺前面，掛着一幅粉紅色的綢幕，上面寫着「人民抗日劇社」六個大字，並且注着「紅軍」為促進民衆教育而提倡的拉丁注音字母。全部節目，一共演了三小時，其中包含唱歌、跳舞、短劇、啞戲等各種花樣，而其中心思想則不外抗日與革命兩者。劇情完全是宣傳性質，一些也不曲折難解，服裝道具又不十分考究。他們不用鑼鼓銚錢，不男扮女裝，他們所表演的材料，都是眼前的活的事實，不像中國舊劇那樣專演毫無意義的歷史陳蹟。

「紅軍所表演的戲劇，雖然缺乏紛回曲折的情節和精煉純熟的技巧，但這種韙憾，却有大刀闊斧的活力、滑稽突梯的表演，以及演員與聽眾打成一片的共鳴來補償。凡到「紅色劇場」來的聽眾，的確確傾聽着台上所表演的戲劇，這與中國舊劇的聽眾，截然不同，因為去聽京戲的人，時間多來消耗於吃水果、嗑瓜子、談閒天、揩面巾，從這個座位走到那個座位，只有偶而望一望戲台。

這裏所表演的第一齣短劇，名爲「侵略」。開幕時看見一九三一年滿洲一個鄉村的構景，日本人到來逐出那批不抵抗的中國兵。第二幕表演日本軍官在一個農民家裏飲酒作樂，用中國人作坐椅，醉態驟驟地玩弄農民的妻子。還有一幕表演日本小販沿街出賣嗎啡和海洛英，並且強迫每個農民都買些。有一個青年不肯買，就被拖去嚴刑拷問。

『你不買嗎啡，你不服從「滿洲國」衛生條例，你不愛你的溥儀天皇！』那個拷打的人說，『是惡棍，你是抗日匪！』於是青年就即刻被鎗斃。

接着一幕是鄉村市集的情形，有許多小商人在那裏和平地售物，突然之間日本兵來搜索「抗日匪」。他們向商人索着護照，那些忘記帶來的人就被鎗殺。有兩個日本軍官奪去了肉攤上一塊豬肉。攤販向他們要錢，他們用驚奇的眼光注視着他說：『你要錢？哼！我們拿了東三省、熱河、察哈爾、和華北，也不會付過一個銅子兒。拿你一塊小肉你敢向我們要錢？』他們要加他一個「匪徒」的頭銜。

最後，這當然是村民所不能忍耐的。商人推開了攤頭和雨傘，農民拿起了鋤頭標槍，婦孺帶着小刀都奔過來高喊『打死東洋鬼子』！

這齣短劇穿插着許多滑稽和土話。聽眾咒恨日本人的緊張情緒。往往被轟笑聲所打斷。他們的確受到了十二分的煽動。這戲對於他們並不是一種政治宣傳，也並不是一種僅以激動聽眾感動為能事的戲劇，而是沉痛的真理。那些被戲劇本意所潛移默化的看着，幾乎完全忘了台上的演員是十幾歲的青年，是晉陝的本地人。

這種描寫，雖然是種趣劇，但是埋在後面的沉痛現實，並未被滑稽打渾的小聰明所遮沒，至少一個青年士兵深深地被這種現實所感動。他在閉幕的是候就立起來用情緒堅強的聲音高喊：『打死日匪！打倒屠殺我們中國人的劊子手！打回老家去！』全個羣衆使勁反應着他的口號。我探聽旁人，才知道這孩子是東北人，他的父母就是被日本人所殺掉的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幾隻頑皮的山羊打破了緊張空氣。牠們被人發見正在靜悄悄地

吃着網球場上忘記收下的球線。聽衆立時暴發一個哄堂大笑，急得那班學生趕緊去追牠們，搶救體育部的這件重要財產。

第二個節目是抗日劇社十二個女子的跳舞。她們赤着腳穿着農民穿的籠褲和布衫，面上蒙着輕紗，頭上結着緞帶，表演得非常和諧優美。我探聽得其中兩個女子是隨着「紅軍」大隊從江西走到這裏的，她們曾在瑞金的「紅軍戲劇學院」中學過跳舞。她們具有優美的天才。

還有一個出色的節目，叫做「聯合陣線舞」，描寫中國抗日總動員。我不知道他們是用什麼方法變出這許多服裝來的，但見一羣青年最初扮着騎兵隊，後來扮着空軍隊，步兵隊，最後扮着海軍，穿了水手的白短衫大腳管褲，戴上海軍帽。他們的手勢和姿勢——中國藝員所天賦的——極其切合跳舞所表演的精神。接着來了一幕「紅機械舞」。利用聲音和姿勢，交織着臂、腿、頭的動作，一羣小跳舞家非常相像地模倣活塞的推動，輪齒的轉輾，發動機的叫喚，和未來機械時代中國的象徵。